f
5241.49
1122
1814
v.5

[illegible]宗

文

列聖御製

四

芳二十二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列聖御製目録

卷之四十四
正宗大王文
卷之四十五
正宗大王文

東247879

列聖御製卷之四十四

正宗大王

文

宮園儀引 丙申

夫其言絶悲者不長其情至痛者如無小子今十五年不死非不知死也苟先王恩承大基上先親謚莊獻 宮曰景慕 園曰永祐畀宗伯臣撰儀如斯若尊疊之品磬筦之列下 宗廟一等尚知小子之心於冥冥中云爾 崇禎三丙申泣血謹引

同德會軸序 丁酉

會以同德名者何也所以識吾之嘉會也凡我同德之諸君子皆與予涉險歷危至今日焉是會也與薰殿賡歌之義南宮置酒之盛其樂同其事則异也欲其常念前日之艱難以表我同德之義則烏可無識於文而壽其傳之圖也哉旹予踐阼之元歲丁酉十有二月三日予與二三臣會于一堂予與諸公語曰往在乙未賊謀日急儲位之危凜乎如一髮所賴內而有宮僚保護之力外而有端揆抗義之舉當是之日也禍福安危可立而判惟

先王慈覆之含育之燭破姦情濟我瀕危惟予小子曁諸公始獲全保矣於戲有今日之位則不忘前日之危可矣念諸公之功則益頌　先王之恩可矣夫然後可以有今日之會於永久也咸起曰唯遂與之祗拜于　神殿還已設以小饌與諸公共之予又與諸公語曰夫是日　宗社再奠之日也君臣再安之日也是誠不可忘之日也續此以后年年是日繼今日之會而會焉岡陵之祝松柏之詠諸公之所以期望於予者而黃耇之祈三壽之朋予之所以深願於諸公者也家國安然後上

下樂上下樂然後此會可以永久矣觥籌交錯之間怵然有在莒之心譚笑雍容之際猶不忘嘗膽之念者此尤豈非樂而不荒之義歟安不忘危之義歟此會之永久其在是歟其在是歟咸起曰唯遂錄其語為同德會軸序

欽恤典則序 戊戌

予即阼元歲丁酉夏六月命有司臣編欽恤典則八閱月書始成粤翼年正月頒諸中外又命館閣臣著為跋以傳永久嗚呼古者正月之吉司寇布刑乃懸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夫陽春布德

生意藹然王者體天行政可布德不可布刑也然經曰監于茲祥刑刑而為祥則布刑於布德之辰可以見聖人之心也蓋刑者輔治之具也使民而遠罪以有是也使民而遷善亦以有是也欲其不干于是也如其干也而又底慎於適輕適重之分惟辟匪辟惟宥匪宥欽哉恤哉期于無刑豈非祥歟予為是明于刑之中內而官府外而州縣職之高下用有其等罪之小大律獲其平惟齊匪齊有倫有要肆迺彙成典則復為圖為尺度可開卷瞭如也茲皆先王之舊典而寡人特一之而已也凡

我掌法之官以寡人之心為心受王嘉師咸中有慶則庶不負先王欽恤之意也夫

奎章閣志序 初本○己亥

閣臣修閣志造而言志成予語閣臣曰志之體斯有二焉詳於事者有之備於蹟者有之事詳則蹟不備蹟備則事未詳苟不氏於事氏於蹟安能該古今綜名實乎哉欲使事與蹟咸悉須待氏於志之才然後方可擬似之不其難哉世稱彭門古今志汴都名實志近於詳備彭門尚古今故事多略之汴都尚名實故蹟或濶焉俱失該綜之義也是

志也善固善矣主蹟不主事亶欲垂後則庶矣如
措時用未謂之備也噫奎章閣之設在我朝迄于
今始刱其制盖昉于宋之龍圖天章予惟不患蹟
之不備患事之不詳事之詳矣行之無非爲蹟曷
比乎蹟之但說已事也閣臣曰唯迺命閣臣訂正
之月餘閣臣又以訂正之本造焉而請進之予又
謂閣臣曰有是乎志也今而後得其體不愧古太
史氏於史之才也昔人之論志者之言曰志可以
觀學學以昭事事以布文以之義例燦焉有類乎
史又可以觀世也是志也事該蹟綜古今名實一

開卷瞭然可以助於學而裨於世一志而二善兼焉烏可但以志忽之哉閣臣曰唯書此俾閣臣為之序閣臣提學也直提學也直閣也待教也

列聖誌狀通紀序 庚子

是書也始編於 肅祖戊辰續成於 英考戊寅起自 穆祖逮至 景廟外而堯舜之心法內而任姒之壺德莫不畢載吁亦盛矣洪惟我 英考五紀巍煥之業 真考萬年啓佑之休粵若 貞聖聖母黃裳贊治之化 孝純聖母彤管叶夢之則厥有狀德布在方冊記曰揄揚先祖所以崇孝

有美而不知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小子為是
之懼謹命詞臣撰次　兩朝文字系于下以補太
史之闕於戲自昔帝王之有盛德大業太史書于
竹藏于山以告來許而猶且不足以盡義乃又刻
之琬琰載之鼎彝被之管絃塗天下之耳目此所
以行有狀陵有誌號有冊哀有誄頌有樂也然年
代浸遠慮在遺佚則裒而輯之作為一書我朝之
列聖誌狀是也予嘗讀宋蘇軾文其記仁皇御飛
白曰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
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觀其意

軾以一時心畫猶尚乃爾矜在今是書也哉予小子非敢曰于 肅祖于 英考繼述焉耳亶寓小子踐位慕羹之忱而已書凡二十三編

國朝寶鑑序 壬寅

實録與寶鑑皆史也而其體不同事巨細得失無不筆藏之名山以竢天下萬世者實録是已取其訓謨功烈之大者特書而昭揭為後嗣王監法者寶鑑是已故實録祕而寶鑑彰實録期乎遠而寶鑑切於今是二者皆不可闕而揆諸虞夏商周之史夫子所删百篇之旨則寶鑑為尤近之然有國

者皆有實録而寶鑑則惟我朝有之其作自 先
廟始也攷之前代如宋之三朝寶訓傳法寶録
皇明之祖訓録文華寶訓之類非不亦揚先而裕
後也若其竝記言動兼該德業約而不遺信而可
徵未有若我朝之寶鑑 大聖人制作信乎其盡
美矣夫然寶鑑有三而國朝寶鑑載 太祖 太
宗 世宗 文宗四朝而止 宣廟寶鑑 肅廟
寶鑑各自為一書而不及乎後前蓋美矣而未備
也粤若 定宗 端宗 世祖 睿宗 成宗
中宗 仁宗 明宗 仁祖 孝宗 顯宗 景

宗玆十二朝之謨烈無述焉雖其名山之藏罔有墜逸而孰得而窺之肆惟我　先大王有志補輯嘗與羣臣謀而不遑舉也逮予嗣服之五年辛丑九月　先大王實錄成議將纂修寶鑑仍竊惟念先大王道本孝弟政先鰥寡五紀憂勤一念繼述用咸和臣庶允升于大猷苟有以揄揚萬一其為後嗣監也無以尚之寶鑑之役固宜亟毋緩而昔之不遑補輯者亦安知不有待於今也夫以　十二朝之有功有德丕顯丕承而竟未有以特書昭揭則是豈予奉承　宗廟意哉詩書所載成王周

公之所諷誦勸戒雖多道文武之事者然又必追
述大王王季以及乎公劉后稷之跡蓋欲其揄揚
者備而監法者廣也予其敢專於昵而忽於遠乎
於是命館閣臣并取 十二朝實錄分編纂修越
明年三月工告訖 十二朝暨 先大王寶鑑皆
成乃與 四朝寶鑑 宣廟 肅廟寶鑑通為一
而次以世總而名曰國朝寶鑑凡六十有八卷予
敬受而讀之曰嗚呼美矣又備矣四百年心法典
章盡在是矣凡其典學修德之要敬天尊 祖之
實與夫節用愛民興教正俗之方 列聖相因萬

目畢張而記載無闕功化孔彰炳日月軒天地將以垂諸無窮愈久而愈光斯則 先大王之志而今焉有成豈不幸哉嗚呼卽是書而仰體 先大王之心法修明 先大王之典章因而溯乎 列祖之心法典章用勿墜 列祖曁 先大王之所以予詒者而詒之子子孫孫寔予之責也雖然君之有臣猶天之於四時也故 列聖朝盛德大業尚亦有賴于名臣哲輔左右協賛之力矧予寡昧徽羣工勵翼曷其有獲且古之承弼亦惟廷臣乃祖乃考令其嘉謨嘉猷班班見乎是書則是書之

為鑑奚獨予一人也哉詩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又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盍相與勗之遂書以為序旹予踐位之六年壬寅陽月

雷淵集序

易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聖與蒙遠矣而自蒙而入聖存乎養養之以正又存乎師故賈太傅之言以謂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楊文公家訓亦曰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而紫陽子採其語編之小學然則蒙養之師不亦難其選歟予生三歲 皇祖選於羣臣以南公有

容為輔養官使授以書不出是歲而授孝經以及
小學非予之敏教之勤也公每具公服入講席置
予膝上口授指畫譬曉音義語懇懇不倦其時事
尚依俙可憶也自是以往六七年予所學益多而
公始觧去及予承儲而公又為賓客則益老矣不
能久於職然猶以八箴進勉予進德蓋公之所以
誥予未有不出於正者予困蒙也無能與於聖學
而尚能粗知義利之辨治亂之故者得之先入之
言為多其功烏可誣也予聞公自少治文章負盛
名既釋褐則歷敭清顯以至主盟詞垣然公顧恬

約有守不肯馳逐名利間公退則輒閉戶看書或引滿取醉醉則吟嘯自樂落然不以榮祿縈其懷雖以此不合於時俗即公之所養可知已夫惟自養而后能養人其能不負　皇祖之簡選而有功於予者豈爲無所本哉今公之歿已十數年矣思其人而不可見徵遺藁於其家得詩文若干編而讀之其辭婉其氣醇其法整而融其議論常依於經而不悖於道有雍容豈弟之趣無纖巧浮靡之語讀其書有足知其人者信乎其爲不朽之業而其家故貧甚力不能被諸梓爰付芸閣爲之刊行

噫此奚足以酬其功哉聊以志予之不忘舊學焉耳矣遂書此俾弁之卷首

璿源系譜紀略序 癸卯

上繩祖烈下詒孫謨旁親九族由近而及遠聖人之道如斯而已斯道也得諸心行諸躬無待於外也然而祖系也孫支也九族之派列也咸具於譜即其譜而思其道則亦必感於心而有補於躬行此古人所以重譜牒而為人君者尤不可忽也是故適追先休謂之孝啓佑後人謂之慈惇宗收族謂之睦舉而措之百姓黎民謂之仁尊統系明昭

穆辨親疎而該故實謂之典禮譜也者典禮之所
著而孝慈睦仁之所資而行者也豈直爲攷据而
已哉惟我　璿源紀略始成於　肅宗已未歷
景廟　先大王上下百餘年增修者蓋屢矣其於
統系昭穆固已致嚴而近代之外裔曾玄靡不畢
録　列朝之徽稱盛舉亦皆謹書斯無憾於典禮
矣若乃孝慈睦仁之道　聖神相承以傳以受純
篤宏深薰和洋溢直可與文武之光前裕後堯舜
之敦叙平章匹美竝休則是又譜之所本而非有
資於譜者也不尤盛歟予自嗣服以來凡有事亦

不敢不修譜而於其道蓋未能焉且以久未有嗣懍然為懼惟天惟　祖宗眷佑乃今元子生及建號命有司載諸譜既又自反曰予不能道吾　先王之道即嗣予者何述焉嗚呼苟非安行之聖孰有不勉而中者乎由予而上知源之遠則思有以孝焉由予而下知流之長則思有以慈焉由予而旁及知千柯萬葉之本乎一根則思有以睦焉又由茲以推知八域之為一家而萬姓之為同胞也則思有以仁焉既思之又必行之俛焉日孜孜雖不中不遠矣是則所謂資於譜之術也敢不勉歟

譜舊無序遂書此弁卷旣以自勉且以爲後嗣王勉若其爲書之詳凡例及前後跋文在玆不復贅云予小子嗣服之七年癸卯孟春上元拜手謹序

壽民妙詮序

予故不觧醫然醫人醫國其理固一也今夫岐扁以下古名醫所命丸劑湯飮之愈人疾起人死者在國則三代漢唐宋明之良法美制也其所論病祟之六氣五勞七傷證之虗實寒熱脉之浮沈遲數種種差别之存乎人者在國則當時之弊源物情也爲國者必先究其弊源之所在察其物情之

所宜然後按古法之當乎今者而行之則危可安
而亂可治也苟或昧然於弊源物情而惟謂是良
法美制也雜試而竝用則不惟無益其不病國也
者幾希矣然則醫者之所先務居可知已顧今之
醫者率不致力於脈證而徒誦其湯丸之名臨病
則不能確見其祟之在何臟何經摸索影響而還
試其所疑雖欲有瘳得乎無論神聖工巧即周禮
所稱下醫亦十無一二者良以是也是固學醫者
之過抑為方而教之醫者輒皆混脈證湯丸於一
編之中故有以歧其志貳其工而啓其趨徑求速

之弊耳予病之久矣自夫丙戌以後　先大王玉候彌留予夙宵侍側帶不解者蓋十一年而無日不從事於醫藥于時就東醫寶鑑自身形精氣以至婦人小兒依其門類鈔錄其證論脈訣凡為四卷取伊川詩用時還解壽斯民之語名之曰壽民妙詮既又念湯液諸方亦不可以終闕故隨即鈔錄為別編五卷書既成而不復省近始追檢亂藁則所謂別編者已失而妙詮則在焉若又漫棄其工為可惜乃令楷寫一通而叙其所以作之意如此此雖出於古方無新奇可喜之說其於一醫者

之心目而急乎其先務庶幾有少補焉耳雖然吾所謂壽民豈亶謂是哉今財竭民窮凋瘵滿目而莫有以醫之嗚呼安得起伊川而問之也

敦孝錄序

孝為天經地義人道之大本固無論已王者之敎民成俗莫急於孝故為政者未有不以興孝為先務焉惇典明倫尚德褒善有能竭力於子職者必旌其閭以此勸民民猶有不從焉懸法著令癉惡懲慝有不顧父母之養者必罹于辟以此防民民猶有不戢焉然則先乎刑賞而凡所以誘掖導率

者惡可不用其極矣乎漢立孝經學置博士弟子
以講習其說其於舜文躬行之化雖不足與論而
二京風敎非後世所及良有以也故諭善朴聖源
取古人言行之屬於孝者彙為一編名之曰敦孝
錄雖無出於經史之外而聚而觀之易於省感可
謂不失古博士講習之遺意也予乃命嶺藩入梓
豈直為其人而壽其書哉庶冀其為興孝之一助
也已至若為孝之方書中所載者備矣予何加焉
抑嘗有問於予者曰聖人論孝之言何者為切要
予曰皆切要也然通上下賢愚而一言可以終身

行者其惟無違乎樊遲未達無違之旨子告之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蓋人之情有
過有不及而節之者禮也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
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
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
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
至焉夫子皆曰君子也奚獨喪制然生事死葬皆
然也得為而不為非禮也不得為而為之非禮也
非禮則斯非孝矣然則通上下賢愚一言可以終
身行者孰若無違之為切要乎茲并著之以為世

人勸且以質諸後之達孝君子云

禮疑類輯序

禮惡乎本本乎情情惡乎發發乎性性惡乎受受乎天天之理賦於人而為性性之欲應乎物而為情情之致飾而見諸事者節其中得其所安則禮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故即是道而文之曰禮由是禮而行之曰道道即禮禮即道其實一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自夫日用飲食起居之節以至事君父序上下尊天地賓

鬼神是道是禮夫豈有一物之遺一息之間哉人能順遂其性而求適乎情之所安則庶幾無待於外而自合乎禮也惟其情肆性鑿迷亂而不識其宜故先王制禮以詔天下後世斯即修道之為教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為教也備矣而天下之事變無窮故所以應之者亦無窮自曾子設問於夫子其後賢儒隨其所遇之變而各有論說雖未必盡合於聖人而要之補經傳之闕遺以助時王之教者也遼史稱朝鮮有箕子遺俗緣情制宜隱然有尚質之風夫能緣情制宜則其於禮固幾矣

曁我朝　列聖作興儒教彬蔚三百年来士之以知禮名者無慮四五十家凡於古訓之疑晦難明時變之舛互不齊者皆有所反覆質問援引闡發而第患其言散見卒難搜攷故諭善朴聖源乃盡取諸家之書會稡分彙以冠婚喪祭為目附以宗法雜禮凡若干卷名曰禮疑類輯予覽而嘉之亟命芸館刊布雖窮僻孤陋之士得是書而有之則當其遇事起疑庶可開卷瞭然有所據依而行之其有補於禮教豈云少哉雖然儒先論禮之說非有他也即揆其情之所安而為之節求以合乎本

然之性而已學者能因其說而究其理有得乎性情之微則其言之所不及亦可以推類而義起苟無所自得而秪以考据而已則事變之無窮其盡於是書乎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徒博而不能約則禮云乎哉予故溯其本而論之使學者知所務云

名臣奏議要略序

予平日喜觀歷代名臣奏議第患其卷帙浩穰精力難周既而得閣臣金鍾秀所為奏議要略覽而善之遂命竝鈔我朝名臣奏議之雜出於文集者

以足成一書未幾書告成歷代之為卷者十而我
朝則六盖所取者廣而所採者約其辭簡其旨該
其有補於省覽者多矣予乃受而置之座右每於
機務之暇信手抽閱未嘗不欣然與心會也昔漢
武讀司馬相如所作子虛賦恨不與此人同時浮
華雕篆之辭不過如鳥聲之過耳而猶尚云然況
是書所載名臣之直言切諫嘉謨石畫罔非盡忠
於當時垂戒於後代者乎大抵天下古今之事變
雖無窮而亦未有不相近者誠以人之性情同其
用而世級之汙隆略相似也故善觀之則今日之

事未始非古人之所嘗經而古人之言未始非今日之所當察也是以予每讀此書輒嘉其言而慕其人慕其人而益重其言雖不得同時而若與之朝夕左右也雖然得之於書不若聽之於言蓋以今日之人言今日之事則利害得失詳切於指畫之間誠意精神流通於俯仰之際非比所謂其人已死而所存者糟粕已也故君子雖貴乎尚友而必求三益唐宗以魏徵為鑑其功賢於鑑古者良以此也予豈徒恨古人之不同時而謂同時無其人乎顧予即阼以後蓋嘗屢求言矣而言者絶罕

歷考七八年公車殆無一封彷彿於古之奏議者此其故何也豈今日君德朝政誠無可言者歟抑非無可言而諱而不言歟其所以諱者將謂予惡聞之歟勿論歷代即我朝四百年来諸臣之直言切諫嘉謨石畫若是其盛矣而今何獨寥寥也予於是重為之愧且懼也噫予所以命閣臣成此書者蓋亦買骨求馬之意而議者得無謂以葉公之徒好畫龍也歟姑書此以為序時予御極之七年孟冬旬有五日

內閣學士題名記引

閣官舊未有也予即阼後刱置方將汰冗而又刱之何也為崇飾文治歟曰非也治不徯志不遑飾也為倣宋明故制歟曰非也制以代殊不必倣也然則曷為焉是閣也奉　列聖朝謨訓藏古今書籍予有教令著述亦由茲以宣而近又安予七分之摸其典守編輯奉審之役不可無人而任之則官之刱亶為是歟曰固然猶未也三館之官備矣仍其人而任其職職亦可以無曠宜無事乎刱然而必刱者予意豈徒然哉中人以下鮮不為榮名勸而人之耳目恒狃於故而聳於新新其官而極

其選使國人皆曰是人也而後居是官其於勵名撿與藝術或不為無補此予意也故置官以來與選者無多盖難之也然其與選者果皆不愧其選否能聳勸人否苟無以聳勸人則必嘲刺以隨之此又予所甚懼也閣臣既修整題名記以告予予乃諭之曰題名記所以備故實而考能否也凡百有位之能否惟職事是視而閣官則其能否有在於職事之外者何則典守編輯奉審之職則可人人能而能稱其選與否顧其人名撿藝術何如耳以勸以刺亶在于是是若無責焉而責尤重其敢

忽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在履之上九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夫如是孰得以剌之噫題名于此者尚亦知所勉夫遂書以爲引

奎章閣志序 甲辰

志者志其事也有事焉而不志則不傳傳亦不遠且昨日之所行今日忘之則制度雖設而還廢儀式既定而復紊曷若有志而可按哉志之急乎今又如是是故禮樂有志山川有志官府郡縣罔不有志凡所按乎今而傳乎遠也予卽位之初建奎章閣既而命閣臣撰志迄五六年不成不惟屬纂

之緩制度儀式未立故也今既粗立矣則督成之
為卷者二為目者八設置之始末職官之秩序與
夫奉　謨訓安御真編摩講製之規綱條既具細
節亦該可按又可傳也遂命亟付之剞劂其或不
備者追補亦何傷也噫予於是竊有懼焉文獻之
無徵聖人惜之而獨不曰文勝質則史乎史也者
徒識其事而本之則無者也君子主忠信勵行檢
先立乎其質然後文之以禮樂故其為文也繁而
不厭飾而無僞容止可觀而德美可述君子所以
動而為法愈久而愈章率是道也今志所載制度

儀式文之事也僉閣臣固當按行之惟謹而參觀乎其質則史乎君子乎其身之不足法而欲待志而為久遠圖則不亦末乎閣臣予所朝夕也此說講之已熟而於志之成愈懼其史也故申以戒之俾開卷有警焉耳矣予踐阼之八年甲辰仲夏下澣

兵學通序

昔者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蓋靈公失問故云爾夫子焉不學況戰者聖人之所慎矣

乎若予則固未學乎軍旅也不知而言之無乃不可乎雖然竊嘗因俎豆之事推之於軍旅而得其說焉禮曰禮者天地之序也序故羣物皆别禮固然軍為甚行列以序則隊伍整焉坐作以序則進退齊焉擊刺以序則竒正互生焉此其所以取勝也反是則亂亂則其陣可破也故程子曰韓信多多益善不過分數明分數明者羣物皆别之謂也噫其知之矣然則俎豆也軍旅也豈非事殊而理同者乎予雖言之可也今之兵學指南即戚氏禦倭之法也戚氏之禦倭盖以序勝者也我國遵而

用之圓得矣第營各異例操各異式視指南多出入異同而通習者尠故平時操練每患失序尚何以待敵乎予慨然於是歲丙申命元戎彙編之尋委一二武臣重加櫛洗凡中外營閫場操城操水操之式無不備載又為陣圖附其下名之曰兵學通通之為言該也明也明乎此則其行列坐作擊刺之方亦可以得其序而不亂矣夫或者曰兵貴奇變奚以序為此非知言也善用兵者愈變而愈不失其序愈不失其序而後其變愈無窮也曷嘗有車轂錯旌旗靡而可以為變者乎噫將帥之臣

因吾說而窮之庶幾無往而不通也是為序

皇極編序

噫此編即朋黨分爭之說也奚以名皇極也惟皇極可以破此說故名也然則朋黨可破歟曰古之朋黨不可破而今之朋黨可破也何者古則君子與君子為黨小人與小人為黨欲破其黨則君子必受病而小人必得志故歐陽脩著朋黨論以為人主惡黨者之戒而范純仁調停之說朱子非之此其所以不可破也今則其為黨也非君子小人也特歧於議耳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亦有

君子有小人此亦有君子有小人必破其黨然後君子可萃而小人可化故先正李珥以調劑士流為己任而　先大王五十年治功莫大於建極此其所以可破也而或者強引朱子歐陽之緒論而不能無憾於　先大王建極之治是則膠固於偏心私見而不識夫古今之辨者也夏蟲惡足以語氷哉蓋今之朋淫朋也焉有淫朋而不可破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嘗試觀乎此編爭端之起幾三百載矣彼此分門先後接踵而要皆始微而終大自私家而推上於朝廷由爭辨而漸至於猜克

其守如詛盟其發如機括疑阻則載鬼而張弧忿疾則吹毛而叢鏑其勢不相賊無遺不止也 先大王憂之建其有極而使四方歸會焉涵之若河海鎮之若喬泰覆之如天載之如地日月以臨之霜露以時施之拔廷臣於戈戟之中而奠之袵席嗚呼盛哉徽 先王士大夫至今存者能幾人也雖然其習痼故其化遲臨之以德而不率則道之以禮道之以禮而又不率則齊之以刑政感之深持之固五十年然後大成其難蓋如此是故苦心血誠大耋不倦念茲在茲諄諄董戒予小子暨在

廷諸臣所共仰聆而欽承者也書曰曷敢不終朕畝又曰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遵 先王謨烈恊和有位固予小子責也而亦豈非廷臣所宜兢兢者歟方今瘡痍甫完位著無多若又以波瀾蠻觸鬭於其間則其不幸何如也古之為黨者如牛李朔蜀固有之矣若乃分而又分一室操戈同塗殊轍割畦畛於戶庭視楚越於肝膽未有如我東者也豈我東偏邦也人之受氣亦偏而然歟噫其亦不思而已矣設有纖芥之嫌睚眦之憾獨不畏禍家由是凶國由是歟苟能平以秉心公以察

理罪在已則訟之過在人則恕之胥訓告教誨請
共厥位斯即皇極之道黨於何有予以是儆告者
亦憂矣顧辭煩而聽邈心勤而效蔑予獨且奈何
哉嗚呼以　先大王之聖猶不能消弭於造次必
也底績於悠久矧予小子何敢易言又何敢不勉
旃惟勿墜圖功同我世臣保合大和以追　先王
之耿光予小子志也玆志之爲皇極編序

弘文館志序

我朝以文治而弘文館所以館文學之士也化洽
鳶魚材成棫樸則拔其翹英而號曰儒臣講討經

史論思闕遺優禮而榮其身風動而廣其敎此弘文之所以名也不其盛歟有官必有志將以徵其文獻也弘文館為文獻主而尚闕焉其可乎曩也一二儒臣刱修之漏逸繁氄猶未成書乃命應敎李魯春等緝其逸而刪其繁立綱分條瞭然具載其沿革制置職事故實於是乎可徵亦云幸矣雖然名猶存也官猶備也而求其實攷其績則今之學士不若古之學士何也噫文治之不弘固予責也抑豈不為諸學士羞歟人皆責才予則責志志立則才及之矣苟能勉强而行之奚古之不逮荒

嬉而廢業退托而圖便輒諉之曰不才豈真才之罪哉是固在志如其志志乎實志乎績則斯志也可按而行盍相與勉之魯春等以刻志告書此而俾之弁于卷首

宗臣鶴城君楡九十一歲賜几杖序

禮曰貴老為其近於親也凡老者皆謂之近況其年似之乎在他人猶然況於宗親乎宗臣鶴城君以 先大王誕降之年甲戌生迄今無恙豈不奇哉自夫 仙馭莫攀風樹靡逮每見鶴城則追慕彌深慕之深則感之切感之切則必有以貴其年

而不敢遺也故歲時賜老人米帛輒於鶴城加厚焉而曷足申予懷也今年八月二十九日即我
先大王即阼之回甲也予既展拜于　璿源殿仍
御仁政門受百官朝參宴餞位行禮之意也前後六十一年而鶴城皆參班其亦奇且異矣乃命有司特賜几杖夫是禮也朝家之所甚重惜非年德爲衆所尊不以施焉故歷數數百年僅四五舉而予於鶴城何惜焉年則九耋親則五服惇其親尊其年而又出於追　先之懷盖一舉而三義附焉曷云僭乎越七日戊午親臨宣政殿授以几杖詔

顏鶴髮拜跪如禮仍宣法醞于其第大臣閣臣者社臣九卿與焉詩云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其斯之謂乎或曰古先王養老之禮今幾備矣盍乞言乎予曰五帝憲憲養其氣體而已三王乞言文質殊也惇親貴質焉用文為且鶴城為人恬靜恭恪入焉而宗黨無間言出焉而奉職惟勤不以老自懈宜天之享以眉壽而與國咸休也夫靜者仁之則也恭者德之基也推是道而致其極則可以養生可以延年可以治國可以安民是其存乎身者足以目

擊而喻即惇史可書也奚必乞言若予之所祝有之矣從今以往九年則百歲也又二十年則古所稱上壽也願鶴城克享此壽筋力無愆巋然為宗英之標式使予感慕　先大王之恩寓之有地是予所祝也抑鶴城欲為天保之答則亦不必他求我世子之生允符　先大王流虹之月而鶴城之受几杖又適在懸弧之前日即以所享之壽為鶴禁生朝獻可矣是則所以通上下之情而不害為善禱之辭遂書以為贈時予踐阼之八年甲辰九月六日也

大典通編引 乙巳

曰經濟六典曰經國大典曰續錄後續錄曰受教輯錄曰續大典即我朝典章也然其書部居多門有司憚其浩穰乃開局會稡命名曰大典通編導先王之法修明之耳小子何述焉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予因是自朂又為我世世子孫朂之時予踐阼之九年重陽

安窩遺稿序 丁未

世稱文人多窮文豈能窮達人窮而後能工文也然以予觀於安窩洪公文不必工於窮而達亦未

嘗不工也二說者吾安適從歟公予伯舅也早用詞科進從逸駕驂雲衢行且端委于廟堂之上當是時儋圭蟬組毯馬聯翩歷舉綺紈家莫不以公家爲先公乃力治古文揚我珮琚矢厥聲明向所云達亦未嘗不工者非歟然公雅不喜芬華往往望遠而思深視名利泊如也獨嗜書如芻豢竟夕手一卷及夫世與公相棄嗜愈專而文愈工即公始終雖謂之窮而後能工亦可也嗚呼命也歟文豈能窮達人也予在春邸從容叩發於燕㵾之中麤有窺於古作家藩籬者賴於公實多今公之没

忽已一紀經史講劘之益邈乎不可復得則輒出公詩文而讀之數編寂寥雖不足了公宿志然遒警浸醲冲澹踈曠自成一家之體尚可以讀其書知其人如將前席而傾倒之又安可少也嗚呼公則已矣人皆以公之心爲心者吾且何憂哉予不暇悲公之窮而爲是悲也然世之論窮達者多以遇不遇爲歸而以知心爲遇不知心爲不遇若公之心惟予知之是不可謂不遇而窮不爲公悲歟玆命內府刊行公遺稿仍以窮達之說及予之所賴於公者識之公而有知亦庶幾犂然會予心也

否時予即阼之十一年丁未仲夏

文苑黼黻序

文不欲泥於迹而迹亦不可少也夫擬議者迹變化者心不有其迹于何措其心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此之謂也雖然文苑之派其迹也舊矣王猷之所由黼黻也士林之所由楷範也而獨無一副文獻作為真迹使處其職者憒憒焉自放於規矩之外夫擬議之不得況乎變化云乎哉予自丙戌後問寢視膳靡暇靡遑既莫能掃一室窮一經則爰取東人文集庸資漁獵然其卷袠漸博遺忘漸

至不可無法以主之於是繙閱以時代為序記識以類鈔為要置瓻貯甕積有所事而文苑黼黻即其一也書粗成惜其猶多闕漏凡文苑應製之諸集所無者又遍考而畢收之會與賓客徐命膺言知有家藏館閣文程若干卷仍竝取附益之歷屢載始隱栝義例鋟梓頒行噫予之為文苑求其跡良亦勤矣為予任文苑之責者將剽竊乎對偶蹈襲乎排比以擬其粗跡而止乎將幻前人之骨一異世之調以擬其真跡而後可乎抑將進於跡而師厥神匠厥意苟不發我天倪窮變而知化則不

可乎或曰箋註繁而經學微評選衆而詞源絶安知此書出而文苑不愈降也是誠在其人是誠在其人然予之厚望於文苑者豈亶使然哉於其問序也遂系此以勉之予踐阼之十一年丁未季春

正音通釋序

字音予未暇究其學也然有以知其多訛也何者漢武時孔壁古文出一時文士多不能辨去孔子未久也字形之變已如此音奚獨不然乎詩三百易小象皆韻也而與今韻不合者十七八或曰此叶音也或曰音無叶古韻然也作韻書者蓋數十

家其說相抵牾若聚訟夫孰能辨之然則三代正音既不可攷也近世之轉益訛謬者可正則正之疑則存焉可也蓋華音當以古為正我音當以華為宗故我 世宗大王刱諺書以解中華之反切無不合者 大聖人制作盛矣哉近世人士鹵莽苟且隨俗誤讀不復知有初中終三聲字母七音之法殆甚於華音之變古是則所謂轉訛而可正者也朴性源所撰華東正韻頗能正之又訧三韻通考原本逐字分註不敢易其序次其亦存疑之意也予是以有取乎是書科場挾冊有禁予申嚴

之雖文臣應試亦不許惟許韻書以盡誦韻書非可人人責也遂命內閣印布是書書此而弁之嗚呼音韻聖人所重也然世愈降而音愈變欲反三代之古而不可得矣且非特音韻變也禮樂射御何事不變其不變者惟此心此理在耳無今古無華夷此心同此理同故有不學學則可以至於聖人君子所宜慥慥焉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予即阼之十一年丁未季春

肅廟癸巳登極四十年慶增廣司馬初試

先朝癸巳登極五十年慶增廣司馬初試九

十五歲人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兼知義
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成爾演還鄉序
禮必尚齒爲其稀有也然齒固稀有而其閱事之
稀有又不啻其齒則其尚之也當以稀有之禮禮
之若予所禮於老人成爾演者是已昔在 英廟
癸巳設登極五十年慶科監試而老人以 肅廟
癸巳登極四十年慶科發解者與焉 英廟以爲
稀有召見老人超階授官予時侍側躬覩尚齒之
盛擧而至今不敢忘也及今年丁未因筵臣言知
老人尚無恙命道臣諭意上來使其子若孫扶腋

進接老人年九十五自陳其善飯不服藥且道癸
巳蒙 恩事甚詳曰臣尚記昵覲 先朝之日為
三月十二令又以是日登對矣前則 兩朝發解
之歲同後則 兩朝登對之日同一人之身而何
其遭逢之稀有者多也予既尚其齒而聞其事尤
稀有之於是悉古尚齒之禮併施以優寵焉一日
而三轉其官即高年爵三級之禮也詔選部甄復
其子即復子遂供養之禮也令本道致饋致問即
月告存日有秩之禮也斯禮也周王漢帝之所尚
齒而予顧兼用之豈不曰以稀有之禮禮之耶雖

然養老必有乞言亦禮也夫言莫京乎稱引先王老人已言之矣俾予勉追　先朝久道化成之治則言又奚加焉遂書諸惇史於其歸也為叙其稀有者以答之

兵學指南序

於傳有之兵有形有神何謂形金革旂旐鼓鐸鐲鐃之物也何謂神經緯奇正虛實變化之用也夫神能盡形形不能盡其神故其書同出於一人而談兵之家宗三略而支壘圖然神依乎形形達乎神神不可舍形而徒求誠有法托於形而神行乎

其中者固智愚賢不肖之所通習也奚翅陰策秘訣之不容人人學哉戚帥繼光　明朝人也跨制南北歷典機宜戰守偉績至于今焜耀史乘而其所撰紀効新書十八篇精粗悉備顯微無間訓其法雖阡陌褦襶之賤可能按形而與知窮其神即熊羆之將鳬藻之士尚且望洋而茫無津筏信乎其為韜鈐之尸祝而我東之兵學指南又節約新書之編也為卷者五為目者九提要以便省檢疏義以決旨歸門分類蒐立之學官則凡我東水陸征繕京外團練實無不新書乎自出然增删雜異

脫誤亦多往往相矛盾予命裒合諸本以淘洗之鋟板行于世斯可以總三軍之耳目而垂一代之章程矣雖然予嘗聞詵謦是書之說矣新書之作蓋述南方之節制則是其法已不竝以北況自新書而節約者能不倚於一偏而四亭八當乎言固似矣實則未之究也今以是書之營陣圖上下篇參互較絜則五營五司南方之軍制也上篇五十二陣是也三部六司北方之軍制也下篇立隊以下十七陣是也南地多山川故以分合為利北地多原野故以方陣為利至如上篇之三隊平行五

營立表兩陣非其法之利於南祇為類附於開營
行而列於上下篇之一隊為九以下七圖非其法
之主於北亦為通用於南北方而編於下夫以戚
帥之跡遍天下智周成敗論次其試於形而運於
神者以遺後世之龜鑑其事至重其義至密則其
肯以一方之偏制聊且粗略而止哉雖然此姑以
其形之相近者比倫之也苟神矣麾一旆可成八
陣鳴一鼓可令五營何有於南北何有於古今然
則不鶩虛不滯隅下學而上達所以盡形所以盡
神不曰兵之有法如奕之有譜乎讀是書者知善

奕者之不以譜為奕幾矣予以是勗將兵之臣仍
書卷首為兵學指南序

武藝圖譜通志序 庚戌

我國練兵之制三軍練于郊衛士練于禁苑其禁
苑練兵盛自 光廟朝然止弓矢一技而已如槍
劍諸技槩未之聞焉 宣廟既平倭寇購得戚繼
光紀効新書遣訓局郎韓嶠遍質東來將士究解
其棍棒等六技作為圖譜而 孝廟先承前烈頻
行內閱某手某技益大以闡則擊刺之法於是乎
稍廣團練矣然六技而已其目未之加焉及至

先朝已巳　小朝攝理庶務以竹長槍等十二技
增爲圖譜俾與六技通貫講習事在　顯隆園志
而十八技之名始此肆予繩武儀式典刑又以騎
藝等六技復增爲二十四技已而命曉習考据者
二三人裒合原續圖譜隱括義例箋釋其源流評
隲於制度使名物藝術之妙用一展卷管領名其
書曰武藝圖譜通志盖不但擊刺之法彌增彌詳
禁苑練兵之眞詮至是出焉可與五衛陣兵將圖
說之為郊練指南者互相經緯亟美共傳不亦休
哉雖然予嘗謂先行陣而後技藝兵家之常談而

兵家五教練藝居二練陣居三何哉夫明日月星辰之運察形德奇賅之數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者此陣之善者也然其衡內攻外之具不得不以手足器械為資藉而行陣之無敵專係於擊刺之便捷論兵之序何獨不然苟因此書之行而中尉材官日慣龍虎之韜引關蹶張咸得貔貅之士以不負國家繼述作成之本意則萬億年修教明諭之實固亦即此乎在勗哉夫子

金忠壯遺事序

崆峒戴斗之寒芒燕趙悲歌之遺響而非僅為一

人一家之文獻而止者斯卷也予其可已於言乎雖然之其言語也事功也固盡在斯卷矣予不欲重言復言而不得已於言則必言其言語事功之所由本乎夫間而為賢鍾而為傑皆氣也而言語事功無一非氣之自出故其氣也遭時而大施則銘諸旂常鏤諸鼎彝利澤被於當世實績傳於國史而言即事事即功也厥或不幸而氣與時有不相值焉則其蟠鬱蘊結之無所伸者往往發於言語托於文字而事功之擬議劈畫因可想像其萬一此又家傳之重於國史而志士英雄之淚所以

偏詁而不可禁者也嗚呼若忠壯者何其不幸也忠壯之生當　宣廟盛際維時人才之輩出殆庶乎十亂之流亞而乃能以絶人之勇命世之材仗尺劒而帥超乘翼虎忠勇之號見重於朝廷者何如真將石底之稱見憚於敵國者何如使其剛大磅礴之氣少展於持節授麾之間燕然可勒凌煙可圖而龍蛇之役豈貽八年之恥辱哉惜乎天則生之而人則阨之才則命之而用則嗇之卒之武穆之沈寃資金人酌酒之賀而獨其造化之亭毓山岳之炳靈依俙見於言語文字之末者百世之

下諷誦咨嗟怳惚然鬚眉如畫謦欬如聞夫何故
氣之真也是亦事功奚其為事功予見天下之以
言語事功蘄傳於後者夥矣竹帛餘氛丹鉛陽燄
秪令存者復幾人哉然後知真氣之不容泯而斯
卷之必可傳嗚呼希矣予其可已於言乎遂言之
為金忠壯遺事序曰金德齡者全羅道光州人所
著詩文年譜紀傳碑賛凡三卷以其兄贈持平金
德弘其弟贈執義金德普遺蹟遺稿附其下印而
示于世

贈百歲老人知中樞府事申義清序 辛亥

國家鴻朗昌熾之運大抵必值於積德百年之後而洞天福地於是焉開故其元氣所敷腴太和之浸醲百神幽贊庶物效靈有若澧露之降于庭文龜之浮于沼鳳之棲于梧芝之榮于階往往詫為上瑞書諸惇史然君子猶曰盖有之乎得無侈其似以誇大之乎此其易假而易眩不能使人無疑若人之為瑞有異焉夫所貴乎龜鳳者為其壽也所欲乎餐芝吸露者為其使人壽也況人者長於物者也而百歲者壽之大齊至者千無一焉今以長物之人而不餐而不吸如龜如鳳漢廷賓公其

人實在絳縣老人其壽實然則其為上瑞也奚啻鳥獸草木之微而雖大書特書不一書孰敢有二辭於惇史之斷例也哉老人申義清湖西之文義縣人也生以　肅廟壬申逮予辛亥其壽恰滿百歲室有婦七十年偕老家有子若孫幾八十人饒貲資不衣食於奔走以壽職推遷至崇政大夫知中樞府事盛矣哉吉祥善事頌圖所希覯也予聞而異之特昇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蔭一子補官命守臣禮遣之以三月上旬引接于便殿元子侍焉老人兒齒華髮豐腴渥丹略無鮐背傴僂之容與

之語首念生民疾苦顧擇監司守令自以其期願之壽子姓之富為予元子獻之其言朴而不文約而有體按禮五帝憲三王有乞言而有善則皆記之斯不亦可記也乎雖然養老之禮肇自有虞降及成周其文寖備凡衣帛食肉予杖予車自五十達於九十無一之不具獨百歲闕如者何也今而後知其生也關於國家之運而洞天福地世不常有造化者亦為之聚會亭毓焉則其不秩之彝典視以凡壽也宜哉古者天子巡狩問其國百年者往見之 皇朝初人有年百歲者為建人瑞坊以

旌之老人則予既見之矣其歸也烏得無一言以
代旌里之故事遂書此叙其吉祥善事老人歸里
之日官厨致需村觴侑祝親戚故舊用以述家慶
本國祥者其必有繼豳雅之響觀一方之風者此
則待外史採獻貯之東觀以俟年百歲者如西域
本之賜時予即阼之十五年六月旬有八日

忠定公權撥袖珍近思録序 甲寅

我朝鴻朗之會實始我 中廟盛際而八方茹祉
九扈肇春治化文運若有適相符者於是乎 聖
祖垂拱無為數與儒學之臣講天人性命之藴至

令頌其事者恍如沂雩濂洛上下同流之氣象而
故忠定公權撥袖珍近思録亦古蹟中一盛觀也
盖當慶會樓設賞花之宴也侑既醉之什賡喜起
之章君臣一堂相與前席亹亹者自夫道體之本
原存養之工夫以及乎家齊國治之術道統異端
之辨首尾皆是說也諸臣既退掖庭人撤其席得
袖珍本近思録以獻　聖祖教曰此必權撥袖中
物其還之及問于撥果然今見其書無款識之可
據為誰藏而直指撥而還之者晝訪夜對撥之隨
顧問而效啓沃無非此書之精義奥旨　上所以

知臣下所以見知於君自有契遇之膽親詫於當時傳諸後世遠夫　先朝另賜别本而書其事以識之何其盛矣予於甲寅因近臣之奉使嶠南俾取其袖珍原本及書事另賜之别本三復敬玩摩挲起感夫耨耕而懷書行邁而帶經遊宴而不離卷跬步而不忘學古亦有人矣然皆循名考實以著其銖積寸累之勤而曷嘗聞太液之肆筵繞罷樹葉之餘香猶存見其書知其人有如撥之蒙被光寵之人者哉漢儒之三十重席唐臣之七寶粧山史氏雖言千古遭逢彼皆屬於觀美之侈然固

不足比論猗乎治化隆而文運闢詒謨長世尚未艾亭午嘉會之休祥徵於一人一事足可以觸類而溯源予以是言弁其袖珍本仍頒心經一部使歸弆而并壽諸無窮先正文純公李滉亦曾有手訂之心經袖珎而編簡古雅點畫不刓予在春邸時從先正後孫為僚屬者求見之今又得忠定家藏近思錄舊本序其卷首其還之也宣賜心經者兩書義例互為表裏兩臣事蹟亦相近似為嶺土人士俾作楷範於永久也

予踐阼之十有八年甲寅仲秋也

御定人瑞錄序

昔者周文王之治岐也養國老於膠養庶老於庠冕而總干執爵而酳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然後

班序顛毛版授爵秩以著其修德之符以彰其歸
仁之效于斯時也文母壽文王壽而子孫也臣民
也無不咸與於壽矣鯢齒盈廷鶴髮蔽野稱觥而
祝君則化國之日舒以長擊壤而歌風則治世之
音安而樂至今為千古人心之所欽豔而頌文王
之治化者亦必曰壽考作人若其一穗同頴丹書
赤珪之傳所稱周家之瑞者經不之槩見何也是
知聖王之瑞在人不在物而上天之孚佑太平之
至象實未有大於壽者也惟我家積德深仁毓慶
儲祉千一嘉會貽在予後人而今年甲寅我　慈

殿聖壽儼届五旬我　慈宮寶齡光躋六旬廷臣
請于予曰是年之於我國家瑞年也苟可以揄揚
而賁飾之者何禮之不可舉呼嵩所以祈壽也則
賀禮可舉也奉觴所以獻壽也則宴禮可舉也進
冊所以頌壽也則上號之禮又可舉也予曰於休
乎昌熾哉是年之於我家誠瑞年也而明年乙卯
又　慈殿望六之年也　慈宮周甲之年也予小
子踐阼之二十年也予何幸享天之心何天之寵
降予遐福維日不足歲歲年年夫孰非我家之瑞
年也然則今年行一慶禮明年行一慶禮循環反

復秩斯祜而無不承此予之志也宴與號且待明
年乙卯令可舉者其賀乎乃於是年月正元日率
百官進賀于　殿宮仍覃恩中外賜朝官七十士
庶八十以上及士庶未八十而偕老者爵人一級
百歲以上皆超崇政階資窮及朝官七十而偕老
者加賜米綿有差自歲初至六月京外悉以名聞
前後所賜爵揔七萬五千一百餘人而絜其齒得
五百八十九萬八千二百十歲盛矣哉未知周家
之養老也其人與齒之夥然至此乎否此真瑞也
不有以騰茂實而昭德致永垂我家邦之慶運豈

稱予廣孝錫類之衷遂發凡起例指授者耇臣道邑以區分之士民以先後之俾隱栝而編為一書乃命是書之名曰人瑞録夫施於百姓之謂治被於四方之謂化浸灌醲郁效應符章之謂瑞治化而至於瑞固休矣而瑞而至於人瑞也則尤其盛矣哉故循省風俗則先問高年彌綸政事則詢玆黃髮論天下之達尊則嬔於德言三王之所尚則貴於爵以至三老於漢九老於唐而猶且詫為奇瑞相傳之為美談況七萬餘人之竝時齊壽而不謂之瑞可乎又況薰沐於積累之流澤涵育於仁

壽之餘厤而不謂之瑞可乎予聞感覆燾之恩者
願天之彌長識厚載之德者願地之彌久仰照臨
之明者願日月之彌貞此七萬餘人者傴僂引翼
紛紛顒顒其必上祝我 殿宮於萬於千之壽
殿宮又以於千於萬之壽錫予元子而予又奉若
慈訓大敷仁政不惟養之必安之不惟爵之必敬
之上下交修詒以為訓世世萬子孫無斁則環東
土數千里人人壽家家壽煦然長春作周匹休而
此書之續巧歷且不能數於其篇首也為之序如
此庸寓兆端托始之義也夫旹予踐阼之十有八

年甲寅也

列聖御製卷之四十四

列聖御製卷之四十五

正宗大王

文

咸興永興 本宮儀式序乙卯

北關咸興永興府之有 本宮蓋猶邰室豐社之肇基焉即 宮而廟象衣冠之月遊倣漆沮之祭薦咸興 本宮在雲田社國初 龍潛舊宅爲北巡常御之所也奉 穆王 孝妃 翼王 貞妃度王 敬妃 桓王 懿妃位版遵 遺命奉太祖大王 神懿王后位版 肅廟朝追祔 神

德王后位版永興　本宮在順寧社國初　誕降古址爲徽時祭星之處也奉　太祖大王　神懿王后位版　肅廟朝追祔　神德王后位版小子嗣服之乙卯以流虹舊甲追躋　桓王　懿妃位版　本宮享祀之式咸興則歲凡三十二別大祭曰十月四月正朝別小祭二月曰春節祭六月曰半行祭七月曰秋節祭八月曰山祭秋夕祭十一月曰冬節祭冬至茶禮而朔望祭正朝秋夕惟不疊行永興則歲凡三十一別大祭別小祭朔望祭如咸興禮正朝爲小祭春節不祭秋夕用望祭儀

其器品大祭則咸興五十一品永興六十三品小
祭則咸興三十九品永興三十一品朔望咸興二
十三永興二十二兩宮大祭用樂各有衣幣樂用
鄉樂衣用朱色土紬幣用黃朱綿布二端燭紅蠟
惟孟冬孟夏為然香並用紫檀菓鯆之非土宜備
自內廚與衣幣香燭同時齎奉醴齊之盎明粢之
盂惟七與箸用銀餘器之麄製鏇成者代以鍮咸
興五百八十有五其副七十永興三百二十有二
其副三十三陳設有圖有標咸興圖六標六十八
永興圖六標七十四齋官從近規有政府內閣禮

曹之臣本道伯奉審之行而嘗享日為獻官有曰
太白祭祭於祭星壇壇在咸興之都連浦昔我
聖祖祭太白於是地自開國之初以　御衣鞍馬
將事于每歲端午令式卜用是月之內祭之前一
日旗纛繖蓋簫管鐃鼓導至祭所行祭於夜半同
大祭儀是日又設五箱祭於其旁既徹又設袈裟
祭於壇之西永興行於宫垣之內有壇惟五箱袈
裟祭不設器品六十有四比咸興多二十又有夜
白夜黑祭咸興正月九月行夜白祭十二月行夜
黑祭器各三十六永興正月行夜白祭十二月行

夜黑祭器各二十一惟夜黑加豕一就宮庭掃除
而設咸與有墠別差掌其祀時日正至秋夕朔望
以外卜吉于前歲季冬大祭之衣幣香燭菓鯆與
凡儀仗新備皆齋沐親傳竝著以爲制夫節文之
不敢修潤率由 祖宗攸行也物品之或有齊整
粗效小子微誠也然而規則多昉於義起祝令不
列於宗伯苟無以謹書該載徵諸悠久曷稱予報
本追遠之志况洋洋 陟降啓佑予衷曠典舉而
先庥彰是歲是編孰不曰於禮則然爰命彙分類
撰印其書而名之曰 本宮儀式惟予後人勿替

引之子子孫孫以予心為心克遵克守必敬必謹以求我　祖考之怡豫顧歆於芬苾之薦則　陟降庭止詒爾多福詩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為後人億萬斯年之祝

兩賢傳心錄序

聖賢之心必有法而聖賢之法無不同心法者聖賢所以通古今而一宇宙也然心法雖無不同而平陂不同則行藏不同處地不同則語默不同遭逢不同則事業不同苟聚其不同者而求見至同之實心法固於是乎在故曰地相去千里世相後

千載得志若合符節心法之謂也予嘗以爲本朝之有先正尤菴猶宋之有朱子也盖其學術之純正規模之磊落大義之炳日星聖道之闢榛蕪大抵無不同而以其不同者揆之先正幸而生於寧陵之世知無不言官無不拜設施注措無不展布故羣小之憾蓄而未洩卒被楚山之禍朱子不幸而生於阜陵之世言多見斥官多見黜設施注措多見沮敗故羣小之憾洩而不蓄卒安考亭之簀此其不同之同而實則同與不同無一之不同者心法同故也嗚呼今去朱子四百餘年去先正

又百餘年異論喧豗横議熾張同不云同異不究
異自其盛德光輝之相髣髴者幾皆掩晦而不章
矧乎心法之微妙將於何考其同亦曰誦其詩讀
其書而知其人可矣予爲鈔兩集中心法照應者
書若干篇封事奏疏若干篇雜著序跋若干篇詩
賦若干篇合爲一書名曰兩賢傳心録書既成予
讀而曰有是哉兩賢心法之無不同也如讀己丑
封事則知先正之受心法於戊申封事也如讀垂
拱奏劄則知朱子之授心法於進修奏劄也讀與
魏元履書則托其傳於答俞武仲書可知讀寄朴

和叔書則得其傳於與留丞相書可知其他咳唾之餘精神之注聯篇比章如出一轍是書也兩賢心法之所在而靖世道息邪説抑未必不有賴於此是書豈易言哉且予聞之武夷華陽其未遇人也缺圯而翁翳同其既遇人也清秀而溶漾又同夫天作而地藏之以待其人以其心法之無不同也心法所同天地尚不能違況於人乎況於後世乎是為序

詩觀序

觀之義大矣哉始於易而成於詩風行地上為觀

而地必有水故水與風相遇則渙以為文宓羲氏仰而觀俯而觀者所以觀乎天文也宓羲以往文日益開勑天之歌出於虞帝之君臣而降及成周之時文武成康之治輔之以周召閎宜之賢化行俗美大雅遂作而夫子曰詩可以觀於周南召南觀周道之所以興也於淇奥旱麓觀君子之所以學也於木瓜觀喜施之禮行也於緇衣觀好賢之誠至也於伐檀觀賢者之先事而後食也於蟋蟀觀風俗之儉嗇也於七月觀稼穡之艱難也於鹿鳴觀燕禮之有秩也於彤弓觀功績之必報也於

羔羊觀善政之有應也於蓼莪觀孝子之思親也於采菽觀明王之所以敬諸侯也合以觀之則三百篇不過曰思無邪而已春秋之世卿士大夫當交隣饗勞之時為之賦言其志者風雅之一二章而猶可以觀其人之賢不肖不特觀其人得以占其風俗之汙隆及乎三言起於夏侯氏四言起於韋孟五言起於蘇武六言起於谷永七言起於柏梁則楚騷風之衍也安世雅之餘也郊祀頌之流也譬如儒家之於理道家之於精喙喙爭鳴好尚各異而要之一代之風一方之俗因亦有可觀者

存此詩觀之書所由作也予於志學以後間嘗留心詩學深以靡曼浮淺為戒而以優游平中為主包羅泛博不名一家既而惕然自警于心曰是亦役物也懼其心之不治遑暇於詩哉將詩草幾卷并焚之遂置而不復省者已二十有餘年矣及今年夏適閱內閣所編進御製詩文詩居文之十之一二而強半為信手應副之作矣夫以南豐之有宋大家不能聲律之譏至形於後人之三歎則詩固可偏廢而不之務乎仍取唐人詩全其稿而廣選思欲資益於律節體裁之中而浸漬頗久規模

漸濶上自風雅下逮宋明諸家黜噍殺之響取鏗鏘之音未數旬裒然成一副巨觀凡五百六十卷名之曰詩觀觀之義大矣哉王者居九重而御萬機聲以為律身以為度不有以周知乎風俗之善惡而感發之懲創之將何以比先王觀也近日文體之日趨淆漓予庸是悶之先自詞垣禮圍而董威以歸正之者屬耳詩之有關於風俗非文之比也其移易之方有非言語賞罰所能盡者則是書也豈直為博一己之觀而取裁於詩體也嘗試披卷而觀之風雅古逸尚矣兩漢以質勝六朝以文

勝魏稍文而遜於兩漢唐稍質而過於六朝宋之談理明之尚氣舉而收之於几案之間而秦晉齊楚之為春秋之體者在是古往今来之為史家之鑑者在是乾清坤夷握符披圖之候亦惟在是詩寧不觀茍觀矣舍是書奚觀雖然大而紀功德小而篤性情猶夫上棟下宇理出自然使人日新而不自知者豈繫於門戶時代之考論一言以蔽之曰觀厥心之結習而已詩者心之聲也予乃書是語于五百六十卷之首以為後人觀

軍旅大成序

傳曰五帝行教兵由是興夫兵之所由来盖亦久
矣及至漢氏之初三輔陵邑彊幹弱枝五營騎士
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百戰百勝最稱中
權自唐以後沿革殊制至若我朝則罷五衛而創
三營遂使兵農為二歧而得失之分從可知矣予
於機務之暇考閱歷代兵志始自周官宮禁之制
井田之賦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廂 皇
朝之五軍都督府京營衛所之兵附以清人之八
旗蒙古之千萬戶二十五部女真之謀克猛安日
本之介監琉球之五軍統制新羅之二十三軍百

濟之五部高句麗之模達高麗之六衛先軍與夫
太公諸葛李靖戚繼光之陣法仍載本朝古今事
實曰國初軍制也曰五衛軍制也曰五衛軍摠也
曰五衛形名也曰五衛陣式也曰五衛操鍊也曰
五衛餘制也曰京營軍制也曰京營軍摠也曰京
營形名也曰京營陣式也曰京營操鍊也曰京營
軍餉也曰諸道軍制也曰諸道軍摠也曰諸道操
鍊也曰諸道軍餉也系之以征討考者以我國土
疆北接建州南近日本防禦戰伐之往蹟皆可以
為法於來後也尾之以沿裔考者倣杜佑之通典

採茅氏之武備西自旅順東至鰕夷北自黑龍南至薩摩島嶼星羅歧路泒分靡不隱栝而編載書既成命之曰軍旅大成軍旅之事予雖不之學焉地水為師聖人著象推八卦之原究三才之妙而演之以日月星辰參之以雲龍風虎其徐也如林不動也如山明於分數詳於時勢亦自有犂然而迎刃者矣

三軍摠攷引

予既編軍旅大成矣三軍摠攷又何為而編之也大成則詳古今之兵制摠攷則該中外之軍額此

所以既編又編不嫌其繁也近而宿衛陛楯之兵遠而登陴候烽之卒若騎若步若軍保若餉保營以彙之道以分之一一計開開卷便瞭然如指掌大抵人之用兵多寡各殊或以數千或以二萬三萬至于十萬或以二十萬三十萬至于百萬百萬者蓋多冒稱而雖秦漢出師之盛未有過於此數者也以我國軍揔觀之誠多乎壯哉然而一司統五哨一哨統三旗一旗統三隊一隊統五伍則眞所謂一本萬殊而合萬人為一心者將也苟得如韓信者為將而將之得其道則雖千百以計之衆

亦不知其為衆也然而多多益辦韓信固能之所
以使韓信之方非韓信所敢籌度故曰善將將

鶴巖集序 丁巳

我國家昇平累百年邊陲晏然無警朝廷日益豢
養衣冠門閥相上下言議是非相出入於是乎黨
論起智愚賢不肖皆不免為世標榜而軒輊之及
我 明陵 懿陵之際其禍人家國有甚於兵革
而世祿之裔鮮克全保於推盪進退之間矣惟我
先大王光御九五建極為治萬品歸於陶鎔四方
湊於軌轍時則有鶴巖趙文忠公首進蕩平之疏

發新智於積痼之餘伸特見於羣咻之中不懾不撓毅然直前譬如八音調而五味和四維廓而三光章是豈非昔人所謂論至德者不和於俗志偉伐者不謀於衆者歟宜其中孚之吉得有同人之會掌戎權主文盟圖麟閣之像躋鼇扉之列遂至於戚聯王室有始有終庸賛我 先王五十載蕩蕩平平之神功盛化而勲業名利為後人所欽慕而豔稱者也顧予追述 顯廟書新豐碑事徵公遺稿序而刋之惟公碩畫宏規炳烺乎國史野乘人數近世賢宰相公輒居一二則文章特公之餘

也固不可以此而蓋公也審矣然以絶人之才蚤自力於詞章之學既本之贍敏又濟以綜博瓚聲茂實光賁皇猷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讀其書尚亦可以知公所存之如何耳公既逝公弟豐原君繼入中書為國楨榦當戊辰已巳之時言人所難言者予至今誦而藏之行將取其文而酬予願矣抑予別有感於斯者自公騎箕也世道又不知幾變坦途驤浪汔無静時民志不能壹朝象不能靖且久矣苟使立我廷者在朝在家攝之以良朋敎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不以夷險

易操不以偏私妨公則尺寸之木可齊岑樓之上矣予嘗以庭衢八荒四大字扁我燕室以族會予心者顧安得起公来以輔予也遂書此卷首俾来人有以想公之時而感公之志也

鄒書敬選序

予喜讀孟子書手選七章朝夕以誦之而名之曰鄒書敬選一曰以羊易牛章也二曰養氣章也三曰滕文公問為國章也四曰神農言者許行章也五曰夫子好辯章也六曰牛山之木章也七曰魚我所欲章也人有云孟子三百四十章三萬五千

五百七十九言譬如棣棣者儀有不可以選也奚獨取乎此七章五千二百五十有一言乎此豈然乎哉第一章或謂五段看或謂六段看或謂疊疊看而提仁絜義之拳踢行王黜霸之頭腦盡萃於斯且齊之宣王當戰塗橫議之際能開心見誠無依違苟且之態比之後来人辟則其言好財好色優於內欲而外施者矣其在雪宮苑囿最於懷鵠而吞蝗者矣孟子平生不得意處少得意於此乎可以見矣第二章浩然之氣載理而行則言理氣也至大至剛氣之體配義與道氣之用則言體用

也知言屬知養氣屬行則言知行也意者程子所謂擴前聖所未發其亦因此而言歟至若所願學孔子一句語有如一枝生花子所竊喜而私慕者第三章堯舜以往幸有周公出焉立匠人而制溝洫著豳雅以重稼穡為萬世開太平而寥寥七百年之後孟子開口便說此所以為亞聖命世之才者先說制產而說到明倫先論經界而論及親睦遂為王道之權輿第四章夫子作春秋以攘夷狄而周室寖微秦楚爭長及至孟子時春王一統之義不絕如綫孟子為是之懼借陳相之背師而明

夫子之尊王先儒雖未有見得如此者顧予嘗有契於言外之旨矣第五章距楊墨三字爲一篇宗旨孟子之所以爲孟子而功不在禹下者不在他而在此第六章第七章存養之功取舍之分用詔後學赫如日星且況夜氣云者即子思未發之旨也本心云者即大舜危微之訓也今予之選於不可選豈無義歟抑予聞之孟子不言易而善用易易之妙涵於七章予雖謏聞淺智而自以爲獨得其傳也何則初一取諸咸次二取諸井次三取諸益次四取諸夬次五取諸艮次六蹇以之次七大

壯如之此可與知者道也

章劉彙編序

至治之世人無不言也故書曰嘉言罔攸伏堯舜禹大抵聖人也設誹謗之木取諸人以為善懸鞀鐸待四方之士當是時地平天成風調雨順百姓乂安四夷賓服宜若不待乎人之有言而遑遑然猶恐其不言若是之勤者何也誠以天下無言則不可以為國也惟我　寧考英宗大王以上聖之姿撫中興之運削平寇亂保合衿紳　聖功神化浹于民心農歌於野商忭於市　御極五十有二

年蕩蕩無能名焉而上自宰執下至韋布人無不言言無不盡雖或有一二苗頑之始不率服咸歸於太和陶甄之中竟不售諂朋之私而忠讜競勸上下相須至治馨香神人以和於戲盛哉就起居注鈔諸臣奏牘自甲辰八月至丙申三月彙成一帙己巳以後十四年即堯命舜攝之時而精一心法之傳有可以仰認於 批旨煌煌之中者苟億世之下尚有以知予所以垂涕吞聲而編之為書以詔我無疆者則予可以少慰銜恤茹慟之至情至誠也

歷代行表序

號者行之表也曰謚號曰廟號曰尊號曰陵號曰年號盖非古也羲農堯舜之世曷嘗有號之云乎哉謚號始於成湯廟號始於武丁尊號始於唐中宗年號始於漢孝武而後世因之雖一時僭竊之徒九邊桀驁之長靡不傚像而古今同號者指不勝僂　皇朝列聖如永樂天順亦不知其古有僞號之相符則宰相須用讀書不其然乎此歷代行表之所由作而首揭帝王姓諱以為後來之攷予嘗愛陸宣公論尊號狀曰人主輕重不在名稱人

旣好謙天亦助順之語遂以此特書篇末以爲千古炯戒

道里揔攷序

天有道經緯是也地有道疆理是也人有道仁義是也昔宓羲氏仰觀俯察而至理寓焉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竒其子也過揲其孫也夫道之云者行也始於堯都之平陽而之東之西之南之北一條而萬歧則是亦理也上古之世熙熙穰穰至老不相往来者固無論如建州人未識泉州須教從南劒州問路

路者亦道也我國方六千里被山帶海山而車通於遼瀋海而舟連於漢倭而自朝廷至閭巷水無飛鷁之妙陸無老馬之智則不可以不有鏡考之書也故倣賈耽之郡國志則書列郡之境界依桑欽之水經則書四沿之程站取茅元儀之邊防考則書烽燧驛撥之第次以至潮汐之信風雨之候場市之名歷歷紀載按之如畫雖匠氏之玉尺醫師之銅人無以尚焉籌邊者豈可不知此若所謂仁義之道則求之四書極力躋攀庶可以得其蹊逕也夫

萬川明月主人翁自序 戊午

萬川明月主人翁曰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羲繇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禹範以五行而喇治觀乎水與月之象而悟契於太極陰陽五行之理焉月一也水之類萬也以水而受月前川月也後川亦月也月之數與川同川之有萬月亦如之若其在天之月則固一而已矣夫天地之道貞觀也日月之道貞明也萬物相見南方之卦也南面而聽嚮明而治予因以有得於馭世之長策華車變為冠裳城府洞如庭衢而右賢而左戚

遠宦宮妾而近賢士大夫世所稱士大夫者雖未必人人皆賢其與便嬖僕御之伍幻黨皙而倒南北者不可以比而同之予之所閱人者多矣朝而入暮而出羣羣逐逐若去若來形與色異目與心殊通者塞者強者柔者癡者愚者狹者淺者勇者怯者明者黠者狂者狷者方者圓者疏以達者簡以重者訒於言者巧於給者峭而亢者遠而外者好名者務實者區分類別千百其種始予推之以吾心信之以吾意指顧於風雲之際陶鎔於鑪鞴之中倡以起之振以作之規以正之矯以錯之

隹之直之有若盟主珪璋以會諸侯而疲於應酬登降之節者且二十有餘年耳近幸悟契於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而又有貫穿於人其人之術莛楹備於用凫鶴遂其生物各付物物來順應而於是乎棄其短而取其長揚其善而庇其惡宅其誠而殿其否進其大而容其小尚其志而後其藝執其兩端而用其中焉天開九閽廓如豁如使人人者皆有以仰首而快覩然後洪放容察以待通者優游寬假以待塞者柔以待強者強以待柔者明亮以待癡者辯博以待愚者虛曠以待狹者深沉以

待淺者干戚之舞以待勇者戈甲之容以待怯者沕沕以待明者侃侃以待黠者醉之以酒所以待狂者也飲之以醇所以待狷者也車輪所以待乎方者也圭角所以待乎圓者也疏以達者示我堂奥簡以重者奏我和鑾訒於言者戒以敏行巧於給者籲以退藏峭而亢者包之以山藪遠而外者莫之以袵帷好名者勸以務實務實者勸以達識如仲尼之徒三千而扣之則響春工之化羣生而著之則成以至聞言見行則大舜之沛然若决江河也予懷明德則文王之照臨于西土也寸長不

讓於人萬善都歸於我物物太極罔咈其性性存存皆為我有自太極而推往則分而為萬物自萬物而究來則還復為一理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无眹之目太極生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生四象則兩儀為太極四象生八卦則四象為太極四象之上各生一畫至于五畫畫而有奇偶累至二十有四則為一千六百七十有七萬餘畫一皆本之於三十六分六十四乘而可以當吾蒼生之數矣不以界限不以遐邇攬而歸之於雅量已分之內而建其有

極會極歸極王道是遵是彝是訓用敷錫厥庶民而肅乂哲謀之應五福備具而康而色予則受之豈不誠淵乎遠哉夫子著易繫首揭太極以詔来人又作春秋而遂明大一統之義九州萬國統於一王千流百派歸於一海千紫萬紅合於一太極地處天中而有限天包地外而無窮飛者之於空也潛者之於川也蠢動之自蠕也草木之無知也亦各榮悴不相凌奪語其大則天下莫能載語其小則天下莫能破是盖參贊位育之功為聖人之能事也予所願者學聖人也譬諸在水之月月固

天然而明也及夫赫然而臨下得之水而放之光也龍門之水洪而駛鴈宕之水清而漪瀟溪之水紺而碧武夷之水汩而瀧揚子之水寒湯泉之水溫河淡海鹹涇以渭濁而月之來照各隨其形水之流者月與之流水之渟者月與之渟水之溯者月與之溯水之洄者月與之洄揔其水之大本則月之精也吾知其水者世之人也照而著之者人之象也月者太極也太極者吾也是豈非昔人所以喩之以萬川之明月而寓之以太極之神用者耶以其容光之必照而儻有窺測乎太極之圖者

吾又知其徒勞而無益不以異於水中之撈月也遂書諸燕居之所曰萬川明月主人翁以自號時戊午十有二月之哉生明

太學恩杯詩序 并詩解

太學者賢士之所關而士者國之元氣也學以養士士以共國國以重學學則三代一也猗我 列朝聖繼神承式至今衛道重教敦本出治之原深仁厚澤培植作成之效太和敷於上美俗溢於下薰蒸透徹融液周徧庠而賔豆而燕撞金而考石總干而獻羽揖讓絃誦之風庶幾乎媲虞夏而邁

漢宋矣盖先王之政布在方策為萬世子孫之章程茍使後之人持循而神明之舉一世冠章甫衣縫掖皆能劬經而澡行出而為王朝之矜式處而為儒林之準繩則其於為國也大猷時升法不待簾陛而嚴文不待絺繡而章民不待歌舞而驩兵不待蒐獮而行禮樂不待百年而興故曰堯舜與人同也今之學猶古之學也今之士猶古之士也夫豈有古今之殊然而尚論者具言士之處已也今不如古士之為學也今不如古為士於今之世不亦難乎惜乎其言之哆也言之者亦今之士也

雖挾書應舉與諸生相馳逐吾不知其取雋者為誰也安用訑謷為哉況予居君師之位行君師之道不能如羲農黃帝堯舜之聖而徒責乎士也不古則不其異於善則稱人過則歸己者歟予於機務之暇課試太學生躬考其券手書其等蓋亦寓待士以禮之意而或賜及第或付初試或予以內府書籍楮毫而歲一筵仕用太學故事也是歲之臘又合試孟仲朔講及觀旂橋迎鑾諸生表賦各取五人較藝於講製文臣應試之日而宣以饔與之酒仍出御厨銀杯以諭之曰爾諸生知杯心之

鐫乎我有嘉賓鹿鳴之詩也賓之在筵亦云孔嘉竟夕臨殿不褻不寒不以為疲竊有蘄於興動樂育之一助也自昔我　先王遇太學生亞於登瀛賜賚便蕃傳以為盛事即乃祖乃父沐菁莪之恩歌棫樸之詩于以涵泳於壽考文明之中以詒爾孫子耳士之所以自重也人之所以重之也莫不係於朝家所以待之之如何肆予婘婘乎斯雖於功令文字亦不敢或忽於誘掖奬拔之方朝取一人焉有緋袍而銀帶者矣暮取一人焉有墨綬而銅章者矣予所業者詩書也造士譽髦意豈亶然

是餐也予授之羡也是酒也公錫之盛也且杯樣
小而太俗不足以備四簋而容一榼明水之尚何
必修也維德之將敢多又乎嘗記我　世宗朝賜
甆鍾于太學生　孝宗朝又有銀杯之賜予今紹
述予且以為幸矧乎爾諸生之與有榮焉矣乎歸
而藏之學俾游泮之士咸得酌以嘗之命國子長
銘詩道其事與筵內閣諸臣暨講製文臣太學生
各賦一篇於是諸生退而述芹宮舊章奉箋稱謝
予既親受取諸生所賦覽已又命知館事弁其首
國子長跋其尾付鑄字所印頒以語諸生者書其

卷系之以箴咨諸生其勿以予言而自恕分寸躋攀行百里常若半九十里雖欲自滿而自假得乎不已者業也無窮者德也斯義也予得之易矣畫之不足而定以為爻爻之不足而變以為卦卦之不足而繫以為辭辭之不足而衍以為策此箴之所以取義而欲諸生之不已無窮也諸生其敢不勉旃詩曰

道原于天太始曰易制器尚象知藏翕闢通神擬容徽言至賾載心載圜利用謙樂繩以輿從厥孚顒若弓以路濟式為杲育有物有恒風受日恊龜

宅于馬庶昭明德積徵則崇土順維木澤麗有斑
其文郁郁山輔於背磐善則俗侇渫侇甃聿受其
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宓羲氏仰觀乎天始畫八
卦遂以為文字義理之祖宗闔戶為坤闢戶為
乾一闔一闢徃来不窮象而形之謂之器制而
用之謂之法民咸用之謂之神推而行之謂之
通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故曰徽言也知
徃蔵来翕闢有時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通
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即聖人之極工也既錫

以銀盃而勉以富有日新之業寓之於器象測
之於卦爻心者坎也圜者乾也坎為水乾為天
水天合以為需而有飲食讌樂之象也圜以象
盃之形心以象盃之裹盖所以利於為用而待
其需世也繩巽也輿坤也在卦為風地觀而在
下觀上而化之故謂之從也此謂上下相孚而
後始可以觀國而用賔也坎體中實而有弓而
受矢之象艮體下虛而有路而分歧之象以艮
之下體合坎之上體則綜錯而為坤有乾坤相
濟之義又合以言之則為山下出泉之蒙而蒙

之象果行而育德也此謂多士之修其德行而用副我蒙養之苦心也及其蒙而養正言則有物行則有恒君臣上下之際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能有以正其家而推之以及於天下矣盖取諸巽之風離之日而取其象於家人以言其交受而相協也明德之目先乎大學而立者即易之晋也龜書馬圖為其關鍵以啓心學之淵源而離龜坤馬所以為宅也此謂多士講學明道以晋用於朝廷也積小以高即地中之生木而朱子於許順之字說

嘗有數析者坤順而遇木故曰土能順於木而為升也此謂多士修身進業以須時也澤兌也麗離也斑豹也澤與麗相資而蔚然炳然有如隱霧之豹七日而變至於其文郁郁如也此謂多士切偲規警以變其文體也兼山之背風山之磐一為程說之安於其止一為姬繫之善於其俗也此謂多士不徇於慾不牽於私而至於兼善天下也造我多士藹然以興若井泉之既渫而又甃則用汲用修將與我國家維億萬年竝受其无疆之福也井之為卦自九二至上六

為需之體而有需之象故井為水而需為酒井為甃而需為穴統以觀其變而推其辭則可以取象於盃而有以遠則於汙尊抔飲之俗故結之以井甃也

二家全律引

風雅變而楚人之騷作詞賦降而柏梁之詩與魏晉以還五言寖盛有唐之世近體出而及至趙宋遂為詩家之上乘謂之以律律之云者有二義焉其一宮商徵羽之和也其一制令典憲之嚴也隔八而金石用五而闕句蓋亦難乎為言哉於唐得

杜甫於宋得陸游然後發揚槖籥之妙疏洩流峙之精有如虞廷蹌蹌皋夔按律後来諸子無敢有軒輊者秩然鳳簫之諧音也凛然象魏之懸法也淵乎盛哉詩當以三百篇為宗而三百篇取其詩中之一二字以名篇故古人有言曰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若所謂杜陸者真有詩而後始有題者也予之所取在於此而不在於聲病工拙之間葛洪不云乎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若使石壕鐵衣之句出於司馬氏之前則其為

抱朴之所讚美居可知已昔我　宣陵盛際命詞臣諺解杜詩即此義也如放翁之富贍宏博遠出千古而今之操觚弄墨者駸駸乎南朝之綺麗蔘蔘乎西崑之脂韋曾不窺放翁之樊蔽一步而猶能厭然自命曰放翁何可論此豈非螢爝增輝於太陽蹄涔助深於巨壑者乎予所以拈出放翁於衆朝羣笑之中直配少陵而悉取全稿載之仍謂之二家者盖亦光武封卓茂之微意也此意要與會予意者道之

杜陸分韻引

詩而取其律律而分其韻韻而知其法以其律有淺深濃淡之別韻有平澁硬順之異法有縱衡高低之分也故取其律而後可以見其全體也分其韻而後可以探其實用也知其法而後可以詳其真諦也詩之以韻蓋自有虞氏之賡載而其所以押韻即不過明良喜起等字降逮後世如飛鴈落鴈之格紛然雜出而韻則一也言人人殊釋氏所謂六窓一獼這邊吽也應那邊吽也應者近之九州雖廣兆民雖衆千載雖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杜陸分韻之活印

蓋欲一之也雖然聞諸朱夫子曰讀書乃學者第二事讀書猶然況月露風花之什乎修養家有鉛汞龍虎是我身內物之言而朱子譬之於窮理格物之工然則此編之作也因其律而究其韻究其韻而造其法則亦未必不為窮格之一端云爾

雅誦序 己未

先王教人詩之教為大詩者由於心而形於言心之所感者正則其言可以為教舜命夔曰詩言志周之官曰學樂誦詩此詩教之本乎樂而依於聲音也故二南造端於三百篇用之閨門鄉黨以及

邦國天下為化民成俗之道而皆被之金石領在太史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雖列國下里之謠採而登諸王朝以勸懲之先王既遠希音不振溫柔敦厚之治不可得以復見矣於是孔子乃删詩以代觀風之政垂之為天下萬世法蓋孔子之删詩祖於太史之採詩太史之採詩宗於典樂之教胄此又詩教之由文王所以興由孔子所以明也及夫千六百年之後又得朱子之詩而復明三百篇之義於三百篇之後其辭莊而嚴其旨簡而奧存之也靜發之也果譬

如舜殿韶音惟升歌不以筦絃亂人聲夫子之詩日聞於四方而聞夫子之風者莫不有感發興起之思其功化之及人幾與二南相上下于孔子有光淵乎博哉先王治與教之盛捨此何求欲知其造道成德之跡則觀乎遠游欲驗其體用顯微之妙則覽乎櫂歌無極太極兩儀五行以至百王千聖羣紀修道之原則徵之於齋居感興仁山智水鳶飛魚躍以至春風和氣瑞日祥雲之容則攷之於武夷雜詠遏人慾存天理有水口之行舟晝精徽道中庸有鵝湖之次韻元元本本率普涵育有

西閣之句戰戰兢兢夙夜儆戒有題真之篇而論啓蒙者羲文之精蘊也送林熈之者乾元之善長也觀書有感者大而極乎道體之全而細而析夫理窟之微也寄胡籍溪者千古心法夫子既儀刑之而又將萬川之明月要與人各明其德以示任道自重之義也由今之時造今之士莫如學夫子之詩而咸有所得於詠歎淫液之際消融查滓動盪血脈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而非辟惰慢之志無以作邇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可以興於斯可以觀於斯可以羣於斯而先王之詩敎庶幾

窺其萬一予乃編夫子之詩列之學官發凡立例各有所倣輯以選之所以倣其刪經也類以彙之所以倣風雅之分篇也銘贊以系之所以倣三頌之附下也雅誦以命之所以倣聖人之雅言也朱子序孔子之刪詩而孔子之道章焉予選朱子之著詩而朱子之學尊焉則義竊有取予不敢辭故曰先王教人詩之教為大自今以往師無不立士無不習名行體清明之象德量法廣大之義文化之暢雖係於天道統之傳實由於人予於夫子之文章也書而有百選奏劄而有節約矣又因詩而

約而選之者誠以輪翼之不可偏廢而小學大學規模雖殊其歸則一耳時予方策士思聞起予之言仍以告於多士者誦以書諸卷首卷之始印在十五日即夫子嶽降之辰不會而然者若有待也時己未九月二十有四日也

監茲引

發之於言見之於行措之於事可以為法於天下則曰法語也故傳云言不中法者不聽行不中法者不高事不中法者不為多識前言義易之象也默而識之孔子之聖也須要博識程子之賢也雖記于篇名之曰困學恐聞者忝予所以自曉曉人

也予於機務之暇竊嘗有契于斯手鈔傳記中法語多而不嫌其博少而不拘其寡遂成一篇仍取曰監在茲之義顔其篇以監茲徒法不能自行况言以為法可不法乎詩曰及爾遊衍詔我臺卿司戒監之于茲

顧諟引

予既為監茲之書矣又就古人文字可以昕夕諷誦者如容齋之隨筆而書諸策朱夫子曰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予於此乎亦云故命之曰顧諟予所顧諟者惟我朱夫子是已朱夫子

著章句集註之後黃文肅有通釋倪道川有輯釋真文忠有集編以至祝宗道之附錄趙格庵之纂疏蔡覺軒之集疏陳定宇之發明紛然迭出而朱夫子微言大旨鬱而不章後之尚論者最稱輯釋為善而倪氏病處多在於點竄換易真面不能見耳此所以述而不作為聖人之深意也

歷代紀年引

昔溫國司馬公有舉要之曆朱夫子序之詳矣古人於前史拳拳乎治亂得失之源而博以約之約以博之其書滿家傳之四海誠以監戒之有資也

予既講綱目於書筵自盤古至　皇朝編其享國建元譜系陵墓之詳而名曰歷代紀年因托玄晏於趙賓客明昺而弁之矣漢唐宋明之竝稱皇帝者所以尊正統也吳魏遼金之降附一字者所以斥偽號也后妃之竝錄者所以謹閨範也僭竊之必書者所以嚴筆法也夫子春秋書二百四十年之事其辭簡而嚴予所以為紀年則五千一百八十有餘年而為其卷者二敢云得夫子之餘意乎謂之溫公舉要則可矣

翼靖公奏藁總叙 庚申

惟我寧考英宗大王五紀光御登崇儁乂布之有位壽考作人之化洋溢歌頌時則有同德之士不貳心之臣左右疏附以參贊巍煥之治而蹟一世於太和元氣之中領議政翼靖洪公其一也公自年少時已負公輔之望及乎雲龍風虎蔚焉成章長六官而綰五營摠百務而董九流則其專聽篤眦之隆歷選廷紳未有如公之多者公乃感激殊遇不擇夷險禮樂兵農憲度綱紀都俞吁咈之間慨然以奮庸自任每公餘引退將老吏詢軍國利病靡弊不舉靡舉不摵朝野倚以爲重垂四十

年可謂壯哉且念公風範端凝志氣超逸智足以
周物量足以鎮俗委蛇廊廟正色長趨羣僚為之
動容而造言退牘明白懇摯垂之國乘澤流遐裔
是豈無所本而然乎哉蓋公先祖文敬公既以長
德壽其後文懿公尚貴主以詩書自命貞簡公暨
貞獻公忠蓋惇樸種德樹業逮夫公劬躬澡行益
昌而大慶膺沙麓地比莘塗為國家肺腑之親芝
蘭踵茂金犀盈門內外子孫福履之盛雖汾陽中
山未易及也其流長者其源深其支繁者其本固
後之尚論者於此可以知公存心愛物之仁有以

致之也若其駭浪吹於康莊叢鏑鬪於盃酤人與時睽跡與心違衆猜羣忌時去而時來則君子謂之命也於公乎何有裁予嘗慕朱夫子書祝公遺事裒輯公筵對諸奏偉績閎休之可紀者備閱尚書起居注及中外掌故文字分門立目目以類會凡為類者六為目者五十有九又有別攷一篇與叔舅氏往復商訂三易燧而始就焉名之曰奏藁首之以典禮章五庸也次之以黜陟明三考也繼之以法紀做六翼也承之以財賦重八政也因之以軍旅修九賦也附之以營繕備百用也溯而上

于古昭其委也推而抵于今詳其来也統而及於
判花視草口呼手拈之文盖亦提其領而擘其要
也淵乎懿哉精義妙用轉運於方寸之中者其在
斯矣金科玉條輝映於悠久之後者其在斯矣尊
主庇民元元本本以引以翼為経為法而擔夯於
一己之重承佐於三事之寄者其在斯矣碩畫宏
規指陳纖暢陸奏近之朝章國範揚扢錯綜杜典
似之太史公所謂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不其然乎
遂付剞劂以為謀國者指南而俾有以仰認我
英考君臣之際如此云爾

翼靖公奏藁別考叙

奏藁之有別考猶文藁之有別集也公之事業俱載原編六類各以彙輯而六類之外亦有可採者若以不屬於六類而不之收録則不幾近於零金之淘汰瑣珠之撥遺乎況秉陽秋則揄揚 毅皇之功烈扶義理則敷奏辛壬之事實尊 祖敬宗則華押之粧帖寶墨之裒集褒忠象賢則崧陽之請酹貂裘之提達設廳纂次備考告成而東國文獻於是乎大備凡此數事可以有辭於後人而義僧之防番保民之置司戶兵吏之申額外都庫

之定株皆出於祛蝟毛之弊塞尾閭之門而以至所謂尾子之柴燔氷丁之石蔵利用省費之效不止於一時則亦豈曰小補也哉又况奬詡也倚毗也敦勉也眷念也前後　恩教書之又書不一書之欲知公不世之遇者當於此編求之遂作別考一篇

翼靖公遺集叙

予既序公奏藁矣又於遺集有南山鳳毛之托而予嘗問字於伯舅安窩公追想疇昔筆硯提攜之事宛如隔晨而顧眄之間漠焉水落而石出未始

不喟然而歎也今見遺集益知安窩之得於趨庭者甚多蓋公之著述不以楊花燕子為一時意氣上下馳逐之資而藻思一出天機有典有則及至安窩中聲玉振雅族眷容則於公父子之間可以知其世家華閥之所以維持而防範者不專在於富貴舄奕之義也遂謹書其集曰國朝三數百年以来身都將相以文章事功焯見於當世指不多屈焉蓋偏於事功則鮮工文章文章盛而遜於事功其勢則然耳故褱晉公佩天下蒼生之望而詞垣藻繪之名反不及於元劉諸子以其難於智力

而取之也審矣於乎可文可武令儀令色兼有而並美者惟公殆庶幾乎予所恥者夸也豈於公夸之云乎哉公嘗端委廟朝秉國成以佐辨章而軍國簿書車馬賓客日紛然也及退食簾閤翛然對北麓蒼翠呼觴命韻以為樂鐘鼎簪笏聲利紛華之地圖書插架花竹晻翳有如韋布不失筍蔬之氣其為詩簡澹夷曠不作鉤棘語廩廩乎盛宋諸家紓餘為妍雋永為義令人有倚瑟調絃之意文亦曲暢條達言我所欲言暗合規程雖提衡藝苑以鴻碩自肯者皆放一頭地竊嘗雅意林泉不以

軒冕嬰其心其詞趣窈窕多在箕山潁水之際而位日崇名日盛績日茂恩遇日益厚負荷日益重低徊黄閣未忍賦歸此輿人所以但知公事功之赫然照耳目而不能深知文章之造詣卓爾可以押文盟而裨世教也顧予所以編奏藁叙遺集而取次行乎世者不徒壽公也為後進也志事功者觀乎奏藁志文章者觀乎遺集斯可以得之矣有志者盍觀乎斯

松壇記 戊戌

壇者居高而處明君子之所遊息也苑有二松築

而壇之俯而望有池臺林木之勝焉登而覽可以酒可以詩可以風可以琴而樂又可以帳而爭豈非天作地設以待夫今而又開禁中之偉觀者歟時與一二君子陟斯壇而臨斯景歌詠於斯飲射於斯心曠神舒融然而怡然不知日之夕矣予之取於壇者豈止鋪地之雲影在空之濤聲而已也哉是以記之

恭默閣記 癸卯

予即阼之七年癸卯秋有司言曰兩闕久不修頹剝者多請修之予曰修之固可顧今荐歉民艱食

急於節財役則非其時也其止之有司曰今不修後且費鉅予曰雖然非予心所敢安姑徐之但就真殿簷楹罅漏處葺理之役既完引諸臣周視殿宇至恭默閣閣在景春殿之東即我 先大王丁丑居廬時晋接之所也頹毁椽摧將且傾圮予顧而噫曰他可以不修此而不修可乎 先大王之所久御而不克堂構竟至頹廢豈亦予心之所敢安哉諸臣咸曰然予乃進有司而命之曰民事雖急此閣之役亦不可緩也宜亟舉之雖然役不宜廣不宜修第修其摧毁者俾無底傾圮而止使予

追　先恤民之心一擧而竝行可也於是易其椽改其尾遂記其事揭于　先大王御製閤識之左仍伏惟我　先大王儉德高出百王凡燕處晉接之所不加修飾唐虞之樸楠素題無以尚焉一國臣庶至今誦之予小子無能述其萬一而性顧不喜繁華故近日晉接臣僚亦必於燕寢小室室中旁置一前席非強為也素習者然耳自己卯卅世孫以後恒居此閤而閤北小夾室半間即予讀書之所也入此室讀書或至竟夜　先大王嘗教小子若曰爾學入定乎爾於物無所好所好惟書澹

洎如此可自號曰澹然其後要宮賓撰澹然窩記揭之盖因有是敎也今見此室歷歷如昨而居然數十年間事也撫念疇昔心焉愴傷遂復牽連書之以識予感慕之意云爾是年七月下旬拜手謹記

景春殿記

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釋之者曰父之所樹也父之所樹之樹猶不敢不致恭敬況父母所處身所受生之室其必恭必敬奚啻桑梓已乎恭敬則感慕感慕則睠顧而不能忘愛護而不忍廢人心

之所同然也昌慶宮歡慶殿之西有殿曰景春蓋
我 肅廟 仁元聖后所嘗御也其後 先親御
此殿予小子寔生焉國朝凡於誕生殿閣必揭記
識之文 皇祖考每教小子曰此事似無關於政
令而後之子孫升此堂瞻此扁自然有起感起敬
者又曰爾亦必不忘予此言嗚呼孤露銜恤穹壤
靡逮則其所起感起敬於斯者當如何也乃者有
司以修葺兩闕請予不許蓋為歲歉而民困也惟
此殿不修則將圮圮則豈予睠顧愛護之心哉乃
命有司修之而易數椽正一礎秖以支傾防漏而

己塗墍之漫剥門窓之敲窳者勿之有改非惟節
費要以存舊觀而寓追慕也工既訖書誕生殿三
字揭之楣間而為之記如右噫詩又不云乎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劬勞之恩人孰不懷而豈有如予
者乎噫

殿之東壁有畫龍焉蓋予生之前夕 先親夢
有龍入寢室既生予則遂仿像其夢中所覩
手畫之壁上所以志卜熊之喜也至今紙墨如
濕鱗角若動予每瞻玩 手跡未嘗不感極而
涕洗瀾也玆竝識之俾後人知其為 寶墨而

不敢漫汙云爾

栗園亭記丁未

物固有幸不幸非有連理之祥太平之文特以遭逢之異託於重而珍於世者木亦有幸焉順安官齋之北園有仁元王后手植栗一株盖慶恩國舅嘗令于順而后幼從其任所故順遐邑也能得有聖母之遺蹟於是栗爲一邑之所珍重而愛惜之則固幸焉及英宗丁丑筵臣聞其事即書下御製刻揭于近園之衙軒環其園築墻設門逕七圍衺亦如之仍命嵗收實以爲常供於是

栗為一國之所珍重而培護之則益幸焉後且年久漸枯而旁根叢生落子自胎昔之一株今為四株四株以往將巧歷不能數惟是 御製之奉于衙軒非所以示恭敬予因筵臣言命建小亭于園門之内以移奉 御製扁之曰栗園亭於是栗為千萬世之所珍重而愛惜之培護之其永不窮不尤厚幸哉夫幸不幸數耳然則物亦有數耶其出於 御栽登於 宸藻而在下縣不在上林者亦奇其事而愈數耶自墻而門而亭其顯不盡顯於一時必要諸久者亦數耶雖然亭而無述其殆數

顯而人猶祕也遂為之記系之以詞曰漢苑之種耶周社之核耶蘇人之檜耶巴民之柏耶昭漢其章耶封閣其屹耶上而覆者有氣耶下而守者有物耶

提督李公祠堂記 戊申

建言有之祭祀之義二一曰報功一曰脩先報功以勉力脩先以崇恩斯義也兼之為難故伏波之於辰魏公之於定功也而子孫不與焉武侯之沔陽康節之毗陵恩也而支嫡無擇焉然皆各得其一義以為訓於秩典或者引庶子不祭之文譏葛

邵之失於別嫌則豈足與語禮之變哉夫公侯別子之在他國者宗其所自出而百世不遷大傳之宗法也禮孰嚴於大傳而可不許其所已許哉然必其賢者也必其有功者也苟有報功之地克蔵脩先之誠則一舉而兩義盡之雖或之固於禮者吾知其無異辭也李公如松本朝鮮人自五世祖內附 明朝世襲寧遠勲衛及 萬曆壬辰倭奴猖獗大冦我疆域旬月之間充斥八路 天子恤焉東顧詔公提督遼薊保定山東諸軍往剿之公以翌年正月渡鴨緑進圍平壤城令副將祖承訓

潛伏西南游擊吳惟忠別攻牡丹峯親提大軍竝發火器急擊其東南煙燄蔽空聲震數十里倭亦礟矢如雨軍少却公即斬其先退者以徇督諸將各率親兵援鉤梯直上將士奮呼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日未午城遂拔斬獲一千二百有奇燒殺又過半於是公慮窮寇效死令決圍東面開賊走路倭果夜半遁去復遣精卒三千邀截追破之獲首級三百六十諸軍仍乘勝逐北平安黃海京畿三道一朝皆復然自平壤之捷軍心頗輕敵至碧蹄館連戰輒不利乃退住開城泒遣部下扼守要害

焚賊所據倉粟絕其芻糧賊不能支撤兵南下而和議始行至十二月班師論功加公太子太保盖是役也延及八載憂勤王師而若論其首挫賊鋒權輿中興則咸推公一戰之力至今且二百年匝域甘棠之思在微物猶然況其子孫乎公之來援也嘗取琴氏女為侍姬既而有子公之孫應仁又以公遺訓自中土徙居我邦則椒聊遠條雲仍繁昌寧遠緒餘儼然成海東一族矣惟是貧無齎藉且矇禮經不能行別子在他國之祭予命公後立公為不祧之主而給貲建廟世祀勿替夫東人之

欲報其功子孫之欲脩其先皆情之不能已也今使東人之為公子孫者獲伸其兼舉之義而朝廷所以勉力崇恩之治實寓於其中則禮雖不言亦可義起其言之者誰能非之嗚呼一隅東陬即公先祖之國而衣冠之未墜也周禮之猶秉也儀物之享也旅類之祀也公不於斯乎洋洋而尚安適哉予恐聚訟之家或未能默其口為記以辨之如此云

至德祠記 己酉

猗乎猗德孰為高讓德為高讓孰為至讓名為至

故千乘大國也簞豆小物也苟為其名趣舍有時
乎易施夫子賛泰伯之至德必曰民無得稱焉者
豈不以讓國可能而讓名不可能也歟予嘗論讓
寧大君事以為其心雖慕乎泰伯而其跡之難尋
難於泰伯大君我　太宗大王之冢子也年十歲
冊為世子既妙簡僚屬夾輔以成就之矣又躬覲
天子賜詩以寵嘉之矣乃自十六七知　世宗生
有聖德天與人歸即沉麴蘗放聲伎佯狂自肆十
載如一日於是大君遂廢而　世宗竟自儲貳進
登大位禮明樂備實啓我萬億年無疆之鞏基則

此與泰伯之讓季歷以成周業其事恰相似然泰伯則逃之荊蠻而大君則身不出於所讓之國泰伯則斷髮文身而大君則但自處於衆汙之名彼毀冠裂冕望望然入山林者其讓國之跡猶可彷想其一二若大君者匪心之行久假而不露不屑之目樂取而無厭歷事　五朝壽近七耋而一時之賢士大夫鮮有能窺其涯涘嗚呼不亦難乎猗乎猗其善於讓名也然則泰伯後幾千載至德之稱非大君伊誰當之惜乎無聖人者闡發幽光如泰伯也大君之祠在漢城之南而其號至德　肅

廟所命也然且命號而已未遑刻揭予以即阼之十三年己酉侑祭宣祠額述其事書于傍楣夫許由之有其人未可知其讓天下尤未可信太史公尚以傳疑之法特書於策曰箕山蓋有許由塚則讓德之為世所高久矣况是祠也而其有不過而式之者乎猗乎猗

龍驤鳳翥亭記 癸丑

橋有三品一曰浮橋傳稱浮橋者舟橋是也夫以舟為橋創自成周施及後世寖廣其制如洛之孝義橋河之蒲津諸橋無不連艦千艘橫絙百丈辮

脩筰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則其神功妙用殆亞於比黿鼉而浮魚鼈矣予於　顯寢之歲覲也儀衛之備供億之需出自大農者皆命壯營而整理之既又以津涉船艙其役也巨其費也數設舟橋於鷺梁之江置司管其事因購江上一小亭為駐蹕之所亭舊名望海而記者謂跂而西望虗明之氣上浮即我國之西海故名然則亭之處高而望遠槩可知也予以橋成之翌年辛亥登斯亭時則天方曙而日初旭也紅雲蕩潏素練清瑩環江諸峰之如隨如拱如髻如鬟者出沒交暎於簾霏几

嵐之間而海氣決漭千里一碧依俙指點若將不
出戶收之然後知名之必有物而亭之富於眺也
雖然亭今爲橋設而非僅於騷人逸士臨流滌襟
焉止矣冒新蹟而仍舊名實之云何筵臣有爲予
言者昔永樂中金水橋成河水氷結靈感諸像慶
雲團圖如日當御座前現五色花於是大小臣工
作聖德瑞應詩以頌之天之眷我東土久矣重熙
累洽物阜民盛閭閻之錯落檣楫之簇列有以驗
其昇平之勝觀而沿江士女奔走羽旄之下者舉
欣欣然樂橋之成而喜亭之爲公家有則人情大

可見也雖無結氷之像現色之花人和也亦像也花也命斯亭曰瑞應予乃應之曰瑞應固美矣試觀夫神嵩崒乎北江漢紀于東龍之驤而蜿蜿如也鳳之翥而翽翽如也光榮薰蒸結為瑞氣葱蘢紛郁於龍樓鳳闕之際彌億萬年鞏我洪基則其為瑞也奚翅若氷諸像而花五色也乃命大臣之造班者大書龍驤鳳翥亭揭之簷楣仍記其說如此云爾

列聖御製卷之四十五